

《閱讀經典女人—三毛》

【試閱內容】

撒哈拉魅力

三毛說：「你不能要求我永遠是沙漠裡那個光芒萬丈的女人……」但她的盛名的確是和撒哈拉沙漠連接在一起的。撒哈拉使三毛得到了荷西，得到了婚姻，得到了幸福。撒哈拉將三毛這個悲情放逐的女人，塑造成了沙漠俠女。由俠女與荷西的愛情神話，奇特的沙漠景觀和異域人文，三毛的善良、愛心、情趣所構成的「三毛文學」，迸發了「撒哈拉魅力」，掀起了華人文化圈的「三毛熱」。使三毛享盡了崇拜者的掌聲。

很多人喜歡三毛筆下的撒哈拉，因為那裡有艱苦條件下不朽的愛情。那時的三毛是個幸福的女人，過著快樂的日子，她一襲長裙，飛揚的長髮，眼波間流轉著靈動。在遙遠的撒哈拉，住在墳場區的蝸居，有荷西相伴，開著自己的「中國飯店」，吃著叫做「雨」的飯菜，像一個君王，陶醉在她的沙漠城堡裡。正是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中，三毛開始變成一個無比美麗的女人，幸福灌注心靈的女人是美麗的，這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。看看她筆下的撒哈拉生活吧，那種牽引著無數人嚮往的生活：在墳場區的家裡，棺材外板經過荷西靈巧的雙手，變成了傢俱；舊的汽車輪胎，三毛拾回來清洗乾淨，放在蓆子上，裡面填上一個紅布坐墊，像一個鳥巢；還有那些斜鋪著美麗檯布的飯桌、擺滿書的書架、神祕老人那裡買來的石像、角落裡怒放的天堂鳥，甚至還有風燈、羊皮鼓、羊皮睡袋、皮風箱、水煙壺、彩色大床罩、奇形怪狀的風沙聚合的石頭……一所普通的阿雍小鎮外的房子，一年後在三毛與荷西的手中變成了真正的藝術的宮殿，朋友們都驚歎沙漠中的房子居然能變成畫報裡似的美麗。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幸福，而這期間的過程確是一種更大的幸福。

撒哈拉施展了它的魅力，而三毛用她的筆進行著動情動心的勾勒和描摹。

在撒哈拉的日子裡，三毛與荷西裝扮小小的蝸居；去海邊偷看沙哈拉威女人的〈春季大掃除〉；在沙漠歷險中經歷生死考驗；爲了賺錢做〈素人漁夫〉；開著有聲有色的〈中國飯店〉。不過生死由命，這個幸福了六年的女人最後還是遭到了天劫，她的荷西回到了大海的懷抱，荷西說他一生有兩個至愛，一個是大海，一個三毛，所以他在三毛身邊陪伴了六年，然後回歸了大海。

她一直渴望愛人，渴望幸福的婚姻，因為撒哈拉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，不僅僅因為那裡的異域風情，也不僅僅因為那裡的人文景觀，更為重要的是那份盪氣迴腸的夫妻之愛。失去荷西之後，她沒有停止過尋找，但狀況卻一直是迎接追逐，又拋棄追逐，因為再也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成為她的荷西。

她說：「我希望到廚房煮菜，希望共同品嚐佳餚，然後依偎著談天，攜手散步。」這是多少個平凡的或者不凡的女人的嚮往。只是，世間有很多事情，只能經歷一次，一旦失去，就再也無法重來。「後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，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。後來終於在眼淚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再。」劉若英的歌聲恰恰是三毛愛情的最後總結。

荷西變成了生命的永恆，所以面對再多的追求，她都要問一聲：「可以代替嗎？」

不能夠，所以，留情，然後斷情。甩給人家的「情」，人家還來不及收拾和整理，她已經揮揮手走了，連一片雲彩都不曾帶上。她迷失於那個本來屬於文學的浪漫世界，她把生活當成了文學，又把文學當成了生活。那種「無須互相遷就，無須互相尊重，兩個人就是一個人」境界，其實一直是她精心構造的夢，但她沉浸在夢裡不願意醒。更多的讀者也願意為著這個虛幻的愛情神話不斷流淚、歎息，因為現實的生活中不存在，所以通過文學構築的想像空間給予寂寞心靈一種補償。

一個人的一生，總是在成長，任何人都不例外。三毛的少女時期尤其慘澹。就像別人所評論的，《雨季不再來》的遐思、愛戀、迷惘和感傷，記述的是「一個少女成長的過程和感受」，是她「蒼弱的早期」。

直到她投進了沙漠，才迎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轉折。荷西愛情的滋潤，使得三毛瀚海似生命長滿了綠蔭。當她再次拿起中斷了多年的筆，為讀者描繪她和荷西的婚姻、家居生活，以及她在撒哈拉的探索和發現的時候，那「筆下的人，已不再是那個悲苦、敏感、浪漫而又不負責任的三毛了。」

華岡校園裡那個做著哲學遐思之夢的三毛，蛻變成一個能夠實實在在品嚐婚姻幸福、承擔生活和生命風雨的女人；她的視野雖然還主要集中在個人的生活圈子裡，但也已經把目光投入了周圍的世界，筆下的「芳鄰」、「娃娃新娘」、「賣花女」、「啞奴」……都是她試圖超越一己空間的嘗試，只不過，她寫他們，結果也是自己變成了主角。

這時候的作品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哭泣的駱駝》、《稻草人手記》、《溫柔的夜》，都不再是雨季裡的灰色基調，而是健朗的、豁達的、灑脫的吸引人的「撒哈拉魅力」。而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然主要收錄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這本書中。三毛提

供給讀者的是這樣平凡的愛情，是落到地上的嫁雞隨雞、嫁狗隨狗的愛情，雞零狗碎、柴米油鹽，但自有一種憨厚的快樂存在。《撒哈拉的故事》是三毛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一部，它寫的全是她與夫君在沙漠家中做飯、洗衣、理髮的瑣事。此時的三毛，頭髮蓬亂如鬼，臉黃如婆，好奇、多事、虛榮，只關心白菜，不想心事和未來，常常便為了一朵花、一個撿到的錢幣，而傻瓜般地高興起來。與後來那個善感、精緻到最後用一雙絲襪自殺的作家、編劇三毛相比，沒有人不懷念撒哈拉那個粗糙而茁壯的作為家庭主婦的三毛。那裡的她，知足、感恩、快樂，身體力行地展示了一種幸福最容易實現的方式。後來，荷西去世，天劫的痛苦迫使三毛走向成熟。她在痛定思痛中完成的《夢裡花落知多少》、《背影》，感念荷西的摯愛，感念父母的養育，雖然深沉而憂鬱，但「撒哈拉魅力」猶存。

一九八一年，三毛試圖突破自己的創作題材，也渴望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依然有新題材可寫，她做了一次中南美之行，寫下了《萬水千山走遍》。她想要嘗試著開闢另一個創作空間，以求再創一個「撒哈拉」。但終於只是走馬看花，而不是在筆下流淌的生活。離開了撒哈拉，三毛陷入臺北擁擠而冷漠的生活中，但她不能夠接受被人遺忘的幸福，她已經習慣了熱鬧，儘管有時候她並不喜歡這份熱鬧。名聲有時候牽引著她的腳步，使她不肯在盛名之下停止自己的筆，儘管還是寫，寫出來的卻不再是早先那種吸引人的文字。

再後來，她就徹底掉進了自我設計的追求和現代傳媒塑造的魅力共同構成的「陷阱」裡去了。她成了神話，她以神話引誘著讀者的腳步，讓他們為她著迷，執著地讀她的文字，因為幾乎每個女人的一生都有兩個最愛——愛情和流浪。自己沒有，便羨慕著擁有的三毛。

她想過回頭做一個普通人嗎？也許想過，也許沒有想過。反正事實上她想要不傳奇不神話卻做不到了，即使她的荷西是否真的死了，都有人做出了各種各樣的猜測，正如坊間還流傳著她不是自殺……